宋史翼

宋史翼卷二十四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兵備道署福建鹽法道記名簡放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二十四

儒林二

王炎　趙師淵　施德操　楊子平附

劉炳

黎明字才翁長沙人也以孝友信義著稱師事胡安國建炎之亂安國避地荆門明爲卜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嶽實昉於此明少嘗從學御史張晰晰託其母至是陷於賊明閒關入賊所取而歸之嘗過郢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郢明曰郢多招安之寇而允文凶惡其來必與爲亂不可久居即去之後一月而難作薛徽言使湖南高宗令訪山林不仕賢者以明薦命未下而卒其古道蓋亦侯無可之流

而湖湘學派之盛則明最有功焉 宋元學案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也學者稱爲杏溪先生自少神骨清聳于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唐仲友講學于東陽吳葵之家因從之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復仲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陑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寅于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廟律歷軍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謬誤旁取甚博參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羣書百考呂祖儉見其禹貢圖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嘗延之麗澤

書院中列坐諸生揭其圖使申言之且日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理之所在初無彼此諸生弗以門戶之見恥受教也寅亦樂為之盡嘗舉文中子之說人不坐居地不井授終為苟道反覆太息謂周禮太平之書于是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說特以備凶荒原非常用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為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為是方者固名醫也熙豐諸賢但知力攻青苗而未知以此折之是以不足以詘其說故寅之書于成周制產分郊作貢授賦之說

尤詳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證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衰之故歷歷如指掌然自經制事功之學起說者病其疏于踐履而寅之教人則謂下學上達各有次第舉而措之尤非可以一蹴語者故其教人必先以小學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其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嘗相離也寅精于古今軍制而從未嘗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之權衡遽聞譎詭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蓋其所以學與所以教者如此家居非公事不至官府長吏之賢者或造而問政則盡

言無隱人有隱被其賜者而未嘗洩也所與交遊其官至執政或臺諫則不復與之通問州里有事以身任之而不辭里中與馬師文孫居敬最相契其後館于黃商伯之家最久賓主之間日與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之語寅既不仕無祿又不屑治生產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寅悉散于宗族鄰里無所留晚益貧太守孟猷聞而歎曰不可使賢者饑餓于我土地乃捐俸以倡諸好義者爲買田築室于東陽之泉村黨禍既作寅杜門不出其詩閒遠古淡有淵明康節風所著有尚書說斷子大東承其家學敦愨

有父風子大原從慈湖楊先生遊從子定學於朱門

兩浙名賢錄參

宋儒學案

李郁字光祖福建光澤人、父深郁幼從舅陳瓘學踰冠謁楊時於餘杭而請業焉時奇之妻以女且告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郁退而思之不合乃獨取論孟讀之不懈凡十有八年涣然若有所得陳淵嘗見而歎曰光祖學行當於古人中求之時旣沒役進多從郁遊郁平居留心世務凡政事法度以及行陣農圃靡不究知遊太學屢舉鄉薦不第紹興三年詔遣御史朱異宣論郡國訪舉遺

逸異還以郁名聞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高宗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補右迪功郎尋充勅令所删定官改承務郎値秦檜用事郁自度不能俯仰遂築室於邑西山闔戸讀書久之辟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日訪民間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毁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以牟利郁白其非便帥不悅郁郎辭去帥悟慚謝乃復留三十年七月卒於官年六十有五學者稱西山先生郁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不倦以父深遺命爲叔父庭後子授蔭授承務郎晩

以德壽慶恩補官孫闢全州教授（李西山墓誌　朱子大全集）

王蘋字信伯其先福建福清人父俞徙家吳之震澤蘋出為世父伯起後伯起受經於王安石二程在洛伯起遣蘋從之遂為二程高弟通春秋楊時為程門先進同門後來成就莫能踰蘋者自舍法行遂不就舉紹興四年高宗幸平江守臣孫佑言蘋專行高潔有憂時愛君之心開物成務之學丞相趙鼎以聞召對稱旨補右迪功郎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詔令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事曰正心誠意曰辨君子小人曰消朋黨高宗悅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

議論進止若素宦者儒生能通世務乃爲有用明年命兼史館校勘尋守著作佐郎力請補外通判常州中書舍人朱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安國徽猷閣待制尹焞皆嘗舉蘋自代安國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爲宰相秦檜所抑累數年不得召匄祠歸主管台州崇道觀蘋同産子諲年方十四一日在書塾拈紙作御批曰可斬秦檜以謝天下爲僕所告有司懼檜耳目不敢隱聞於朝詔逮赴廷尉獄具當誅高宗憐其減等編置象州蘋以諲故奪官勒停廢於家諲能詩文在貶所聚

徒自給及檜死乃歸 盧憲蘇州府志參章憲撰王先生墓誌及周書

周孚先字伯忱晉陵人嘗偕弟恭先從伊川學與楊龜山友善龜山好著書伊川每以多言害道爲戒謂孚先兄弟氣質澹明可以入道程門高弟皆推之謁太學特恩以迪功郎監明州鶴鳴買納鹽場改建德尉皆不受紹興五年著作郎張九成等言孚先學問淵源操履方正久游庠序士論推服欲望朝廷處以師儒之職使爲後學矜式庶幾盡其所長少禆教化十一月癸酉賜同進士出身添差臨安府學教授六年三月改左承事郎 咸淳毗陵志參繫年要錄

關注字子東世爲錢塘人紹興五年進士調湖州教授與胡瑗之孫滌裒瑗遺書得易解中庸義藏之學宮又輯胡先生言行錄汪藻爲之序稱注之意在於美風俗新人才潛說友臨安志瑗奧學精義見於著書蒐索編次罔有遺逸則注力也注嗜學若渴行已誨人以先哲爲師苕溪集吳興郡學記官至太學博士卒自號香巖居士有關博士集二十卷臨安志

黃公度字師憲福建莆田人父靜政和二年以上舍及第歷遷朝奉郎卒贈中奉大夫公度紹興八年省試第一是科免廷試賜進士及第簽書平海軍節度

判官代還除祕書省正字時秦檜當國用李文會居言路排擊無虛日公度移書文會責其受檜風旨文會以告檜檜嗾侍御史汪勃劾公度欲爲趙鼎游說陰懷向背遂罷歸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九年差通判肇慶府攝知南恩州增學廩遴秀民與之登降揖遜學者用勸南恩自唐貞觀置郡至是始有登第者邦人像而祠之檜死高宗親政始召還詢以嶺外弊事公度曰廣東西路數小郡如貴新南恩之類守臣有至十年不選者權官苟且郡政弛廢民受其弊高宗曰何不除人公度曰緣闕在堂除欲者不與與者不

欲高宗曰撥歸部則無此弊矣遂以公度爲考功員外郎兼金部明年輪對便殿乞總權綱厚風俗高宗嘉納尋卒年四十有八累贈中奉大夫子沃以父任補官終朝請大夫知邵州盌慶元五年特奏名漳州軍事推官龔茂良黃公行狀參林大鼐黃公墓誌

吳棫字才老福建建安人案繫年要錄作舒州人非是舉進士閩書云舉進士後又引徐蕆序云擢第後數年不求官然各志選俱無棫名召試館職不就紹興間始除太常寺丞十二年夏四月朔遣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忠厚請禮官偕行乃命棫往棫妻忠厚女弟也棫以貧故依忠厚以居忠厚使還移

守紹興府會以郊赦加恩令椷爲表中有本無時才出爲世用語秦檜以爲譏已諷言者論忠厚表詞輕侮詔令分析忠厚惶恐上疏自明赦不問已而檜物色知椷所代遂罷之逾年㳂差通判泉州泉人傳自得聞椷博通古學日從之遊往復辨質序其論語十說行於世椷長髯豐頰進止閒暇中和温厚之氣睟然見於面目學者皆以君子儒稱之所著補音韻諸書朱子謂近代訓釋之學惟才老及洪慶善爲優云

福建通志一百八十七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也紹興十二年進士自爲布

衣以經術文詞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于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于深厚晚始得第秦檜寓永嘉其子熺學于鵬飛于是得召對除太學博士多所接納林光朝范端臣輩由此出時以高閌之爲司業與鵬飛爲中興師儒之首改崇政殿說書遷禮部員外郎在資善堂贊讀仍兼說書經筵論平王歸仲子之賵上問母以子貴何也對曰舜禹皆聖人與于微賤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父母則非所以爲貴也上爲悚然而檜浸不說鵬飛每見檜言荆

褒可爲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矣是志雖墜以自佚檜益怒乃以熺爲禮部侍郎以臨之鵬飛謂熺所下文案多不應法蓋年少未習政事批其後還之熺亦恨甚鵬飛講筵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予奪有所開諷遂以御史疏罷奉祠高宗顧思之將召用適彗星見有自永嘉來者檜問陳少南作何狀對曰觀妖星聚飲爲樂耳乃除名居惠州徙步往居四年以瘴疾卒年五十所著有陳博士書傳三十卷詩傳二十卷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陳振孫曰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敘于文侯之命其言

驪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戍申不知其德不足以償怨鄭桓公死于難而武公復娶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于檜豈一論而已哉其解詩則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爲言之也葉水心集陳少南墓誌參書錄解題

石塈字子垂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塈自少警悟不羣及長刻意爲學與晦庵朱子交好嘗稱其論仁之體要甚當㕑與長者各盡力於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更須收斂造約爲佳以紹興十五年進士

歷四縣知南康軍卒年五十有五晦庵誌其墓既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没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多賴以知嚮方陳耆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知有洛學車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大人爲己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著有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台學源流

鄭汝諧字熙績平陽人操行純固言動必謹於禮博學强記老不釋卷經史百氏經略刑名之書無所不覽時號武庫紹興中入太學會當朝稱壽覃恩封其母乃曰吾母爲命婦吾復何求於是歸隱兩浙名賢錄

劉夙字賓之福建莆田人同邑林光朝倡聖賢踐履之學夙與弟朔師事之得其傳夙擢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調吉州司戶添差建州教授改臨安府教授會朔爲溫州司戶迎母游氏就養夙因乞與溫州教授莫沖易任以便親從之孝宗即位召試館職策問薦舉之弊夙對曰此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知爲政致之也陳執中章惇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爵私所親今將告執政大臣爲惇乎爲執中乎則艴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執中與惇所不爲者矣策出學者爭傳誦之隆興元年除祕書省正字朝議減員移樞

密院編修官以母老屢求去不許命兼國史院編修
夙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因此而得乎力辭不就
右正言陳良祐侍御史周操合疏留之遷著作佐郎
時士大夫無不欲恢復者建陽朱子召至行在與夙
遇於吏部侍郎李浩坐論之夙不以爲然朱子他日
語人曰某所見乃爲賓之屈明年夙輪對奏曰羣臣
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孝宗遽曰
天下事可言者卿第言無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
食東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爲異
尤大在廷紛紛謂陛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

不聞德音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親技擊豈
緩急欲爲自將地乎閻德陳敏近璲馬失臂梁珂亦
摧折瀕死陛下所親見也孝宗爲之改容遂下詔曰
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害於秋成朕甚懼焉
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令侍從至館職疏朕
闕失夙復封上曰陛下引舊僚謀政事得如張闡王
十朋可也乃與曾覿龍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
寵幸相易將帥待其言而後決平嚴法守裁僥倖自
宮掖近侍始可也今梁珂一年三受醲賞內目一日
遷四使而但減卿監郎曹數十員平昔姚崇以十事

要其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道輔首諭曹利用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濮王稱親爲不可今么麽如楊倓倘熟視莫敢議然則安用臺諫疏入亟求去除荆湖北路安撫使參議官乾道元年以母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時覿自福建副總管召副賀金正旦使道衢謁夙夙不見在衢期年政平訟理民爭畫像祠之徙知溫州明年引疾歸始朔爲司戶有惠政及夙去民曰天以太守兄弟賜我邦而不能終也奈何甫人往

還必問夙兄弟及游夫人安否其得民如此至莆值
歲旱手爲救荒十餘事率鄉人行之白郡守免力勝
錢招潮惠米商四集城下郡以不饑莆之苗斛餘六
萬建炎盜起漕司算其軍食猶賸二萬五百入之福
州因是莆有猶賸米斛增四斂夙愬於朝捨其半請
猶不已宰相袖書以進盡蠲之莆人謂其澤被桑梓
也七年卒光朝時以著作郎謁告聞夙訃哭之甚哀
祕書少監周必大語三館士曰師友道喪久矣艾軒
此哭古道爲之一振吾儕弔可已乎遂縞衣哭於光
朝之門光朝答弔者曰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

於是身古之遺直也何可復得聞者以爲知言子彌正彌邵彌邵自有傳

夙弟朔字復之與兄齊名時稱二劉少喜周易蘄以著作成家旣而曰春秋爲王介甫茅塞久矣由是更治春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擢甲科調溫州司戶屬歲饑繼以大疫郡守袁孚以朔董其事朔計口授粟以其餘散粥糜月有常數設二坊以居病者命僧主醫療朝暮至以藥囊自隨所活數萬人收道旁棄兒募乳飼之聽無子者擇取嘗攝教職以義理之學淑諸生陳傅良葉適皆所成就後名於時乾

道二年同知樞密院陳俊卿薦於朝召至行在賜對
朔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
堪之言因以考察成敗得失改宣議郎知福清縣時
王之望爲安撫使不以禮待僚屬朔以義爭之望不
悅居五月引疾請祠再召入對虞允文爲相方銳意
謀恢復朔諫曰臣觀今日通和未爲失策昔紹興間
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者兩淮不許備守今江北
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彼且呵問今沿淮
分屯鼓聲達泗潁矣或示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
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募北

人嚮導憑虛蹈空將有臨危失據之憂此所謂決天
下於一擲者也孝宗悚然免試除秘書省正字疾作
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官行至信安而卒朔兄弟
皆負重望夙性挺持不以辭色假人朔則濟以和易
至於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飭廉隅公
是非殆不相讓云子起晦起世起世登慶元二年進
士官廣州南海尉葉水心集二劉公墓誌
范浚字茂明蘭溪人世家膴仕浚獨不近榮利篤志
聖賢之學以治心養氣爲本紹興中以賢良薦因秦
氏當國不起婺守延之入學主講亦辭不就閉門講

道危坐一室塵几敗帷處之泰然學者稱爲香溪先生浚之文世之所誦習者四書集註所取心箴而已他罕有知者元之胡仲子始表章之謂其多超然自得之語不獨心箴也案香溪集答潘默成書云膚受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孑孑爲世俗趨慕耳然則浚之學所謂得之遺經者皆承伊洛之風而出雖不在見聞知之列而同車合轍可謂豪傑之士也所著有香溪集三十二卷浚雖不仕非無意於世者其書曹參傳後則隱戒熙豐之變法其補翟方進傳則深愧靖康之事

辭其讀周禮一篇亦爲王安石而發而進策五卷及上李丞相書於當時世務尤言之鑿鑿非迂儒不達時變者特以時不可爲而自晦耳宋元學案

方愨字性夫桐廬人性至孝父死廬墓三年領鄉薦表進禮記解于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于天下學者宗之居官以剛廉稱家置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朱文公嘗曰方氏禮記解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嚴州府志

問邱昕字遂辰麗水人知溫州時有秦檜親黨薛某爲郡丞承檜密旨俾造漆器昕不從薛怒諷秦相黜

之所當憤權臣專政作周易二五君臣論以排用事者平生不殖產至無宅可居郡守馬光祖建祠祀之扁曰清風嘉靖浙江通志

林湜字止甫長溪人從朱子遊舉紹興進士除監察御史疏言陛下托股肱于宰執而除授皆小人寄耳目于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于此時論多之寍宗即位以太府少卿使金金主賜之衣湜不服金人曰君命何可慢也湜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袵有死而已金人趣之謝湜盛服入謝金主不能屈使還寍宗獎之遷司農卿韓侂胄用

事呂子約賍饋外湜謂余丞相端禮曰此叔世事也
執奏收回大臣之責丞相可不勉乎于是不能安于
朝出爲湖北運副奉祠已而知泉州又奉祠進直龍
圖閣有盤隱類稿十卷閩書參萬曆溫州府志
沈度字公雅武康人度從學陳淵幾二十年紹興間
令餘干政有三善田無廢土市無閒居獄犴無宿繫
民謳歌之以考功郎中除直祕閣知平江府乾道二
年召赴行在帝曰甲申之歲委賢守吳門未幾治行
昭著果如朕所料可謂得人卽以爲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四年又以直龍圖閣知建寧府是時朱

子汪崇安為屬吏創立社倉均糴備貸度以錢六萬緡助其役倉成民賴之朱子為記其事仕終兵部尚書江西志參朱子大全集

汪逵字季路應辰子乾道進士官國子司業韓侂胄用事斥偽學善類不自安劉德秀因乞考核邪正眞偽所逐多名士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為妄言并斥之閒居三年參政李璧力言於朝嘉定初召為太常卿累遷至吏部尚書人物志

王炎字晦叔婺源人登乾道五年進士調明州司法參軍丁母憂再調鄂州崇陽簿時南軒張栻帥江陵

聞而器之檄於幕府議論相得秩滿授漳州教授以教養爲己責提學蘇詡補一學職炎辨之不從蘇怒欲易教武岡炎遂投劾出關諸生卷齋乞留不獲大帥李椿親出關挽之並車而回蘇悟乃以特立有守薦改秩宰岳之臨湘邑在蘆葦中蕭條特甚賦出無名曾朝廷下鐲減之令條陳宿弊得旨歲減二千八百餘緡邑賴以寬通判臨江軍三攝郡政庭無留訟除太學博士遷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歷著作郎兼考功郎吳興郡王府教授又兼侍左郎官又兼禮部員外郎除軍器少監主管武夷山沖佑

觀起知饒州尋與部使者不合去改知湖州湖州甲浙右素號難理炎不畏彊禦邸第貴介有撓政者炎注於牘曰汝為天子親亂天子法炎為天子臣正天子法浙右人多誦之竟以謗罷再奉祠積官至中奉大夫軍器監賜金紫嘉定十一年卒於家年八十一所居有雙溪築亭寄興以白樂天自比所著書有讀易筆記尚書傳禮記論語孝經老子解春秋衍義象數稽疑禹貢辨考工記鄉飲酒儀諸經考疑編年通紀紀年提要天對解韓柳辨證傷寒論總曰雙溪類稿初著易解未竟病革夜分祝天願須臾無死以成書

卒如其言新安文獻志王大監傳

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乾道八年進士嘗從朱文公游與之論校綱目前後凡八書歷官衢南劍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有旨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究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赤城新志

金華王魯齋嘗跋晦翁所與訥齋帖稱訥齋登朱子之門為最先其後遠庵昆弟相繼而進開之以道誼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台學源流

施德操字彥執鹽官人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曰絕人倫漫等級棄禮樂仁義不用謂能躐造空無此其勝處槩之以道尙自顛倒後先況又飾荒幻報應誑愚取貲則尤爲世蠹因著爲論以曉未悟實有强立不惑之見

楊子平同縣人名犯度宗御名子平其字也安貧樂道不妄取予謹獨之操闇室猶康莊也二人身寒而譽不去然里人嚮慕與張九成等淳熙四年縣令魏伯恂祠九成于學以德操子平佐號三先生咸淳臨安志引

程大昌鹽官縣學三先生祠堂記

劉炳字韜仲福建建陽人與兄爚弟炯俱從朱子講學於寒泉精舍朱子編集程氏遺書成炳研誦晝夜不息弟淳熙五年進士授迪功郎調劍浦縣丞轉知安州應城縣好賢禮士修飾儒學訪求前令謝良佐遺跡創上蔡先生祠於講堂西隅朱子爲文記之美其嘗學而居官不苟也累官兵部郎中以朝奉大夫奉祠自號悠悠然翁學者稱睦堂先生福建通志

宋史翼卷二十四終

男樹彰校字

宋史翼卷二十五

[illegible]福建鹽法道加四級 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二十五

儒林三

饒魯　輔廣　衛湜

程承奇　陳著　董楷

黃仲元

楊子謨字伯昌潼川人也其父雲山老人得張栻之學以授子謨子謨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默不違乎誠淳熙七年省試胡晉臣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列優等入對孝宗發策問之曰帝王躬行之道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也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

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
至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
躬行誠與未與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而知
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
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
速於求售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
繹於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
擢置甲科第八累官通判成都府吏部侍郎李壁舉
以自代權發遣黎州適有吳曦之亂誓以死守移書
方請討賊願以義勇爲前驅無應之者而曦所遣逆

黨至成都分遣其將至黎子謨以計遣之使又至子謨與之文移遷延以待其變而曦已誅以薦召入對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願鑒逝往之已事開維新之令圖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宮之統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其三乞招塡黎州土軍分番上寨給糈以收末稽嚴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斂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易失者人心難諶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

在養民除軍器監復兼侍左郎官上言學術國家之
壽脈公論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
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方啟而羣枉之門漸
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
斥而夤緣勢要有拂拭㪅用者矣君子小人猶薰蕕
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爲國家之禍
寧宗登顧領首者久之而小人側目矣自知不容請
補外除大理少卿有坐僞告者事連中官子謨移文
內省索贓小人忿恨除直華文閣提刑成都再兼知
嘉定府皆有善政尋請老進直徽猷閣奉祠起知隆

州不赴臥家十年召赴行在屯田郎度正貽書強起之力辭詔晉祕閣修撰致仕自奉祠講學于雲山書院與諸生敷陳論孟學庸大義平生不輕著述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於得其遺文有浩齋退稿四十卷鶴山集

時瀾字子瀾學者稱南塘先生其先開封人後徙居東陽天姿卓絕呂祖謙一見異之試以文援筆立書由是親重瀾侍學左右未嘗一日離故得於東萊者爲深門人自以爲不及登淳熙八年進士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刻意問學不汲汲於利祿調溫州天

富鹽官郡侯雅敬瀾檄攝郡文學生徒聞有不居學而靡廪食者繩以規不聽自罰俸以彌之有孫其姓者在罰中挾二車以請免瀾不爲變貳車怒詈以鹽事燬壞鹽官印趨庭納之不脫衣而去調邵武軍泰寧尉改教授臨安府學養士以九十人爲限而分四方求者常數倍朝廷優京庠率三歲許就太學試補者七百餘人往往挾戚里臺諫以進瀾悉以禮法裁之禮部倪思薦改秩知甯國府甯國縣或有以邑弊不可爲語瀾者瀾曰安有不可爲之邑其身不正是爲私罪私罪斷不可有也催科政拙是爲公罪公罪

其可無乎於是舉大義立大信大書其榜曰刑罰如加諸身賦斂如取諸己手疏諭民不移文催租約民自輸有吏乘間詒欺濶覺不正吏罪自咎不明榜通衢謝民邑爲鄉十五其二吏循舊稱頑鄉濶警曰吾知其良而已劇去惡名其鄉感奮課反出諸鄉之右漕臣以爲有古循吏風薦之通判袁州至則戒吏毋得下縣日與守竱心惠愛一郡大治民歡呼于道改通判台州到官踰年如所以治袁者一夕不病卒在家恂恂如對大賓盛暑必冠必襪見人善則稱誦若已出不善不肯視其面以故君子皆愛之而見嫉於

人者亦不少有南堂雜著若干卷易講義若干卷左氏講義若干卷用錄若干卷日記若干卷陳復齋集時公墓誌祖謙輯書說自泰誓至洛誥未畢而卒闕以平昔所聞補完序而刊行之敬鄉錄及書說序

子少章字天彝寶祐癸丑進士由南康軍教授擢史館檢閱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卒自負甚高談經自出新意史學最精平生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餘篇論孟詩贊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總曰所性稿五十卷鄭士懿稱其新雋峭拔自成一家吳師道亦云嘉靖金華縣志

宋吳巽

黃樌字實夫漳州人淳熙中舍選入對大廷獻十論升進士丙科調南劍州教授三山講學之侶二李與林其肩目而蔡亦翹楚也迂仙解毛詩標尼之兼傳龜山了齋之學官終宣教郎有詩解中庸語孟解學粲

范仲黼字文叔成都人正獻公祖禹之後也仕至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初張栻雖蜀產而居湖湘其學未甚通於蜀仲黼始從栻學杜門十年不汲汲於進取魏了翁謂其剖析精微羅絡隱遁直接五峯之傳晦翁東萊皆推敬之後以著作郎知彭州學者稱爲月舟先生晚年講學二江之上

南軒之教遂大行於蜀中其時二江有九先生之目謂范蓀范子長范子該與仲黼皆成都人薛紱鄧諫從皆漢嘉人虞剛簡程遇孫仁壽人宋德之唐安人或亦有未及事南軒者皆從仲黼私淑得之而南昌李修已延平張任俟亦同講習其間宋元學案

朱黼字文昭學於陳止齋不事舉業嘗著紀年備遺始堯舜迄五代若呂武王莽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葉水心序之且云此書一一出義理所會實藏充斥人始知其能傳陳氏學也躬耕於南蕩山抱其學以終平陽縣志

陳文蔚字才卿上饒人朱子門人著書立說深得旨趣朱子與手書往復互論正所作州學修禮器記亦推尊朱子儀式而損益焉林志

車若水黃巖人講明性理博學工文自號玉峯山民所著有宇宙略紀玉峯先稿明一統志初從陳耆卿學古文及從杜範游大悔之往來王魯齋之門得聞晦翁緒論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質於魯齋以爲洞照千古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其友胡立方稱玉峯貌臞而野口吶不能言即之旣熟回視胸中狹者寬塞者

通陋者廣眞益友也 台學源流

滕璘字德粹婺源東溪人與弟珙俱從朱子遊登淳熙乙科以恩歴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敎除四川制置司幹官韓侂胄當國或勸璘一見可得掌政璘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顧可干進乎後知嵊縣歲饑奉行荒政多所全活廟堂欲處之班列終不肯爲韓侂胄屈徑從銓曹註四明簽判以病奉祠尋起倅隆興府歴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其爲政務寛厚愛民兩爲帥幕皆以誠實不欺事其長所議多悅從其在閩時有議更鬻鹽舊法者舟

人亭戶皆失業璘白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其舊官至朝奉大夫賜三品服致仕璘自少喜讀書在蜀得官書數千卷以歸及家居益求生平所未見搜覽不怠所著集曰溪齋類稿初璘爲論語說朱子見而善之既而語之曰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於多立說璘戄然不敢輕論著及卒眞西山爲撰墓誌盛稱其學得朱子淵源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云子鉦以孝友稱眞西山集滕公墓誌

李縉字參仲婺源鍾山人父鏞以恩科入仕終太平推官縉絕意科舉築室鍾山以老淳熙中朱子自武

夷歸每過宿講論終日稱其文章高古奇崛如其人為書齋扁以鄉丈人稱之卒書其墓表曰有宋鍾山先生李君墓所著有論語西銘解義山齋業書及詩文等集子季札亦從文公學答問見語錄有朋齋蛙見錄膚說及近思續錄字訓續編會語集家塾記聞諸書新安文獻志錄山先生行狀

楊復字志仁福安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與黃幹相友善資性通敏精於考索眞德秀帥閩嘗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延之學者稱曰信齋先生著祭禮十四卷儀禮圖十四帙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閩書

董鼎字季亨德興人受業於黃幹得其端緒著書傳纂疏明一統志

余芑孫亦德興人潛心程朱之學著有書傳解明一統志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父爆字民表隱君子也埴穎進士少師葉水心後從朱子學其言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木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

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忞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鍾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鍾集其四端說即朱子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江淮制使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𨶒爲幹官兼山長從遊者甚盛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學者稱爲潛室先生溫州府志參木鍾集

張滈字忠甫永嘉人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辭以監嶽滈謂徒費縣官亡誼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母喪無不與士喪禮

合閒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鎭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洸洸偉然丈夫也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著有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止齋集參攻媿集

李壁字季允丹稜人父燾宋史有傳學者稱爲悅齋先生燾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壁與埴最達從張栻遊求道甚銳紹熙庚戌進士聲華籍甚以召

試爲館職廷對忠讜累官至知潼川府改知常德府以安靜爲治當時蜀患未靖潰卒內訌塈繕兵訓戒盜不敢犯卒以自毙改知夔州時與士子講學夔人愛之丙召累遷爲禮部侍郎理宗眷倚甚至將引之參豫而塈正色立朝持論侃侃政府忌之出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金人犯蘄黃甫退朝議將總領所招親效軍强勇軍參商軍皆隸制司而制司又別有帳前一軍其漢口舟師則鄂州守所屬也塈以諸軍皆因烏合之衆未訓未練而舟師亦惰於講習大爲振刷武昌士氣始奮然塈卒與諸司爭曲直不相

能請罷詔知遂寧府其政不肅而成蜀事日壞朝臣亦多不願往者乃以臯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漫塘劉宰貽之書曰制使以世家子帥梓里人望所屬甚不易副此政府內懽為諉以分責何謹旃哉然臯以安靜鎮之蜀中稍治已而以禮部尚書召還淳祐元年奏請以周程張子從祀又言王安石雖罷享而因循未黜乞亟進三人者以易之詔可累遷資政殿學士知眉州卒諡文肅立朝始終一節不肯詭隨所以終不登二府者有得於伊洛之正傳而其所至皆有吏聲要屬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談

道學者比也所著有李文肅集十朝綱要諸書時蜀有張福之亂逐制使戕總領剽殺縱橫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巳殘削且及潼𡦹疾馳至任提刑曹叔遠方謀死守見𡦹至大喜亟集義壯治諸縣隍堞設木隔礮凡可以壞賊之具無不集上下激厲賊覘知有備取他道去城西牛頭山極險𡦹謂叔遠曰昔者相里貴據此山以攻城幾爲所破今可委此山於城外耶乃跨山包之通西溪之渠以達武江而天險爲城中所有遂恃之無恐宋元學案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少從朱子學紹熙進士官至禮

部侍郎太廟災獻二説其一用朱子之議其一用朱

朝廟制而參朱子之議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別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幔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于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三年大祫之義著有性善堂文集 宋元學案

胡方平字師魯號玉齋婺源人初德興沈貴瑤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子之易於黃幹而方平少從夢

程遊繼復師貴疏故於易爲得其傳旣又精研反復二十餘年嘗謂朱子本義明變占之旨而啟蒙四篇特明象數以爲讀本義章本乃合本義啟蒙註通釋一書又爲外翼四卷又作易餘閒記傳於世新安文獻志胡玉齋傳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覘行在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張栻帥廣西辟幕下栻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黨禁方嚴九言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聞者壯焉調全椒令開禧初爲

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
贈直龍圖閣謚文清九言始學於張栻教以求放心
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
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
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
者稱之號默齋先生閩書及後村集

九言弟九功字勉之一字禹成用蔭補官嘉定中與
元失利九功知金州將兵備禦收復鄰疆除湖北運
判知鄂州召爲兵部郎官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
心又言征役無已以貧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朘

前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謨侫諱疾忌醫而士夫之心先出知泉州端平初召爲司農少卿疏論奸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樞密副都承旨知慶元府以循吏稱入權刑部侍郎丐祠再召不赴除侍制加寶謨閣直學士九功清愼廉恪與兄九言自爲師友講明理學號受齋先生寶祐中謚莊簡 劉後村大全集參閩書

饒魯字伯與一字仲元餘干人髫齡有志於學稍長從黃榦李燔學榦問論語首論時習習是如何用功魯曰當兼二義釋之以思慮熟之以踐履榦大器之

嘗以易赴棘試不遇遂歸專意聖賢之學以致知力行爲本中書舍人趙汝騰御史董槐左司諫湯中提刑蔡杭等皆相爲引薦召不起時理學大明師儒俠屬四方聘講無虛日作朋來館以居學者又作石洞書院前有兩峯因號雙峯門人私謚曰文元所著有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學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西銘圖近思錄註宋元學案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逵字彥達南渡隸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泰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

爲崇德人泰州四子廣其仲也廣生于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祖謙遊已問學于朱子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開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僞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廣不爲動朱子曰當此時立得脚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方信孺奉使未成欲遣廣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舉王柟自代與魏了翁善每相過必出朱子言語文字雖誦移晷而去了翁外補廣以其生平所得於朱子者盡畀之廣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

有過舉郎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於是非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衞涇在樞密雅重之政府益忌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爲傳貽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尾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 至元嘉禾志 參崇德洪志

衞湜字正叔涇弟好古博學除太府寺丞將作少監皆不赴嘗集禮記諸家傳註爲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寶慶三年上之終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學者稱爲櫟齋先生 盧熊蘇州府志

程永奇字次卿休寧人朱子省墓婺源永奇受學侍歸建安踰年而返朱子書持敬明義之說勉之遂以敬義名其堂邑子弟從學者雲集郡縣大夫有稽古禮文之事悉咨訪焉江西劉閣請爲白鹿洞書院山長浙東帥聘爲塾師皆不赴父晩得痺疾孝養備至務適其歡居家嘗倣行伊川宗會法以合族人又舉行呂氏鄉約冠婚喪祭悉用朱氏禮鄉族化之僞學難作適於邑之東山朱子訃至設位慟哭或傳其數章於有司被繫者數月平生玩索經傳爲六經疑義二十卷四書疑義十卷又以明道定性書伊川好學

論當與太極圖說西銘並傳各爲註釋一卷朱子語類出於衆手純駁不一因加銓擇爲朱子語粹十卷又集朱子論中和之旨爲中和考三卷以大學始於格物自號格齋有格齋稿四十卷及疾革門人問之正衣冠而起曰吾不能多言呼筆大書一敬字而逝學者稱格齋先生新安文獻志格齋先生墓誌

陳著字子微鄞縣人案著撰前妻董氏墓表自稱陳必大注云必大先生乳名又案寶祐四年登科錄著小名祥孫小字謙之號本堂案本堂集署每德剛子自稱嵇溪遺耄六歲能文成化志爲舉子聲日起諸公爭致之授簡客右出語往往驚其坐人蔣嚴本堂集序寶祐四年進士寶慶志

初監饒州商稅嵊縣志調光州教授奉化縣志景定元年任鷺洲書院山長本堂集案嵊縣志作白鷺洲山長誤相國吳潛以著才可大用薦於朝時賈似道當國諷其及門莟曰甯不登朝不爲此態遂出爲安福令嵊縣志案紹興府志作福安宋無此縣名從宋元學案乙之蔣傳作福甯亦誤未幾浙漕提領趙與訔辟監三石橋酒庫湖南帥趙必訔辟帥準既而與訔爲江淮提領復辟蕪湖茶官本堂集四年賈似道買公田于浙西著時爲著作郎上疏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於瘠民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以救國安民似道怒出知

嘉興成化志案浙江通志作斥知嘉興又案寶慶陳氏譜作出知南昌縣咸淳四年改知嵊縣先是宗室外戚有居嵊者持一邑權前令率被訐去且布黨僻地剽數行人役於家及造白契占人田產著至獨持風裁諸豪乃歛戢民賴以安紹興府志在嵊四年遷通判揚州去民乞留不得祖帳遮道數十里至城固嶺案蔣傳錢志作固嶺攷嵊縣志陳公嶺在縣東七十里舊名城固嶺則作固嶺誤宋元學案作城固嶺更誤民依依不舍因易嶺名曰陳公嶺以識去思代者李興忠問何以教我著曰義理明而取于當教化先而獄賦役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而公巨室如是而已嵊縣志尋改臨安簽判轉通判還

太學博士本堂集案任士林文公書院記先是朝議大夫趙崇壽有志改築其增太學博士著規示之是著嘗與崇壽謀建朱子書院但無年分可攷故附注之十年賈似道歸越治母喪案原文作咸淳元年攷宋史本紀咸淳十年賈似道母喪起復視事則元年當係十年之誤故改正之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著率諸生上疏切諫以為自古未聞有如此者不聽似道銜之比還朝欲遠竄著上不可後以監察御史知台州蔣傳除祕書監不就奉化志著為人抗節不屈成化志雅操足以斷俗讜論足以匡政而卒阨于枋臣不得大用陳旅歷代紀統序德祐時試士著預參文衡得一策痛陳時事持白其長宜置前列聞者為惡縮而掩抑之著每對

人道其屈氣拂膺未幾國事非矣（蔣巖序）朱亡避兵匿從流離困頓（蔣傳）晚居四明山中（成化志陳經傳案成化志著傳作晚歲隱居奉川又案陳旋序言隱括句章山中）不與世接（陳旋序）感慨君國時事見之詩文（蔣傳）奉化縣尹丁濟以著先朝宿望聘修縣志（至元奉化縣志）卒年八十四（其子深撰至正記案蔣翁家藝集陳著題松江圖古箋詩一首時年八十矣用筆沈著端勁而行復勻整不苟足以占知其為有德君子也又案成化志閣志作年八十誤）子深淪洵泌並元儒學官（司成集）

董楷字正翁台州臨海人登文天祥榜進士初為績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擢守洪州有惠政終吏部郎楷曾從潛室陳植得朱子再傳之學所著有

克齋集又嘗合程朱易爲一書其言曰易更三聖人而卦爻彖辭始備其要皆因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則推明其所以爲卦爻彖辭之理以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蓍策分揲掛扐之法無不畢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至大也十翼之外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而朱子補程子所未逮然程子之名言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又曰偏于象占而不該夫義理則孔子之意泯

一於義理而不及象占則義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知易者蓋有取其言云臨海縣志

黃仲元字善甫莆田人父績從陳宓潘柄遊仲元少刻志讀濂洛關閩及其父所傳陳潘二家書自取邵雍善人吟以四如爲號績喜曰難難但勿過飲斯稱耳續撰近思錄義類未脫稿仲元日夕刪補同邑方澄孫極器賞之咸淳七年登進士以對策直言忤時相寘第五甲調監瑞安府比較務需次未上陳文龍延於二劉祠一月兩講爲學者師九年捧檄考類試歸過南劍州適江萬頃爲南劍守留之郡齋求

後萬頃兄萬里招至芝山講學聲譽動一時德祐元
年始之官明年與簽樞陸秀夫至自平江一見如舊
炙燭對酌劇談達曙及聞杭州陷乃歸秀夫趣仲元
赴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景
炎元年改刑工二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教諭轉
朝奉郎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仲元雖屢膺
超擢然未嘗供一日職升斗不批券秫曰斯時何時
穀而恥也秀夫拜樞密使將有異除仲元力以母老
辭宋亡歸隱山中不與世接更其名曰淵字天叟併
改四如之號以韻鄉聲翁彥安爲稱卒年八十有二

仲元說經開與先賢異同文亦艱深奇古不可句曰如

集附錄四如先生

事蹟參壽藏自誌

宋史翼卷二十五終

男樹藩校字